

三维特的烦恼

歌德著



〔德〕歌 德著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少年维特的烦恼

侯 浚 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本书根据 Verlag von Philipp Reclam jun. Leipzig 版
Goethes sämtliche Werke 第三卷译出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歌德著
侯浚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字数 114,000
1982 年 1 月第 1 版 198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0 册

书号：10188·260 定价：(六) 0.51 元

有关可怜的维特的事迹，凡是我能够找到的，我已经尽力搜集，并把它呈献在你们面前，我知道你们会因此感谢我的。对于他的精神和品格，你们不可能抑制自己的钦佩和爱慕，对于他的遭遇，你们不可能吝惜自己的眼泪。

至于你，善良的灵魂呀，你正在感受象他那样的苦恼，从他的悲痛中汲取安慰吧，如果由于命运或者你自己的过错，无法找到一个更亲密的知己，那就让这本小书做你的朋友吧！

目 录

第一篇 ······ ······ ······ ······ ······ ······ ······ ······ ······	1
第二篇 ······ ······ ······ ······ ······ ······ ······ ······ ······	60
附录	
歌德与《少年维特的烦恼》 ······ ······ ······ ······ ······ ······	136

第一篇

一七七一年五月四日

我离开了，我是多么高兴！我的知友，人心是怎么回事！我那么爱你，曾和你形影不离，离开了你，偏偏会感到快活！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命运特别为我安排的其他瓜葛，难道不都是为了折磨我这样一颗心的？可怜的莱奥诺蕾①！然而，我是无辜的。她妹妹非凡的妩媚给了我愉快的感受，她那可怜的心却孕育着对我的热恋，我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我就完全没有过错吗？难道我不曾培育她的感情？不曾拿她取笑？她那种天性的真诚流露，本来没有什么可笑，却往往引得我们忍俊不禁。难道我不曾……唉！人是怎么回事，竟会这样自怨自艾！我要，亲爱的朋友，我答应你，我要改正自己，我不会再象往常那样反复咀嚼命运赐给我们的点滴不幸了；我要享受眼前，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的确，你说得对，我的知友，要是人类不那么孜孜不倦地驰骋自己的想象力，追忆以往的不

○ 可怜的莱奥诺蕾：这里歌德追述他不久前的一段经历。莱奥诺蕾真名吕森德，是个年轻的法国女郎，其父在施特拉斯堡教授舞蹈，歌德在她父亲处学跳舞，由她作为舞伴，因此相识，吕森德热恋着歌德，歌德却钟情于她的妹妹埃米莉，但埃米莉已经和别人订婚。吕森德既怨恨歌德无情，又怨恨埃米莉夺去了她心目中的情人，因此生病。歌德左右为难，最后听从埃米莉的建议，永远离开这姐妹俩。

幸，而是漠然地对待眼前的境遇，他们的痛苦就会减少。——人类为什么这样，只有上帝知道。

请告诉我的母亲，说我将竭力办好她的事情，会把有关消息尽早通知她。我已经和婶母谈过话，发现她根本不象家里人说的，是个恶妇。她心肠挺好，是个快活的急性子女人。关于那份留着未分的遗产，我向她说明我母亲的忧虑；她向我说出了她的理由、原因和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她准备交出一切，这就超过了我们的要求——一句话，关于这件事，我现在不写什么了，请告诉我母亲，一切都会顺利进行的。我亲爱的朋友，从这件小事，我又领悟到，在这世界上，误解和懒惰也许比狡诈和恶意还要误事。至少后面两种情况确实比较少见。

再说，我在这里十分称心如意。这个天堂般的地方，寂寞对我的心灵正是一帖珍贵的良药，这青春焕发的季节，将它全部温暖注入我时刻寒颤的心房。一棵棵树木，一行行树篱，都是花团锦簇，我愿变成一只金甲虫，在这芬芳的海洋中浮游，觅取全部养料。

市镇本身并不宜人，周围却有一片难以形容的自然美景。已故的冯·M伯爵为之动心，在一个小丘上建起了一座花园。那儿群丘交汇，形成十分诱人的山谷，气象万千，景色绝美。花园朴实无华，一进园门，马上感到它不是出自园艺专家的设计，而是由于一位慧心人的匠心独运，他要在这儿享受它的乐趣。那危楼颓榭，曾是他心爱的场所，也是我留恋之地，我已在那儿为长逝者洒下不少眼泪。不久，我将是这花园的主人；我在这儿的几天里，园丁对我已很热诚，因此他会同我相处得不坏的。

五月十日

一种奇妙无比的欢畅沁透我的整个灵魂，正如我全心全意欣赏的这甘美的春晨一样。我在这儿独享生命的欢乐，这个地方正是为我这样的灵魂创造的。我的知友，我真幸福，完全沉湎在幽静的情趣中，我的艺术也就无法施展。我现在没法画，一笔也画不出，然而，我从未比此时此刻体验到更伟大的画家生涯。当雾霭自秀丽的山谷冉冉升腾，高悬的太阳照耀浓荫密布的森林，只有几缕阳光潜入林荫深处时，我便躺在涓涓溪流旁，倒卧在深草里，贴近地面，观赏千姿百态、形状迥异的细草；我感到我的心更贴近草丛间熙熙攘攘的小天地，贴近无数形态各异的虫蚁蚊蚋，这时，我便感觉到全能的上帝的存在，他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我感觉到那博爱众生的上帝的气息，他支撑我们在永恒的欢乐中翱翔。我的朋友！当我眼前暮色弥漫，天地渗入了我的灵魂，犹如映入情人倩影时，我往往满怀渴望，潜心思忖：哦，在我心中活动的景物是如此丰满，如此温暖，但愿你能挥洒自如，使它重现在纸上，它会成为你灵魂的镜子，犹如你的灵魂是永恒的上帝的镜子一样。我的朋友——但是我力不胜任，我慑服在这些景物的壮丽的神威之下了。

*

*

*

五月十二日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迷惑人的精灵在这地方出没，还是我

心中热情的奇妙幻想把我周围一切变成了天堂。我的门前便是一泓清泉，我象梅露茜^①和她的姐妹们一样，被这清泉迷住了。——你走下一座小山丘，来到一个穹隆前，往下再走二十级石阶，便有一股最清澈的泉水从大理石岩里喷涌而出。泉上有短墙护围，高耸的树木遍布四周，绿荫如盖，凉爽宜人。一切无不叫人赏心悦目，但又令人敬畏。我没有一天不去那儿坐上一个小时。年轻姑娘从镇上前来汲水，这种最必要的日常家务，从前连国王的女儿也要操劳。我在那儿静坐时，族长制时代的情景栩栩如生地在我脑际浮现：在泉水旁，祖先们敦睦友谊，订立姻盟，仁慈的精灵在清泉和井水周围飞翔。哦！谁要是在盛夏艰辛跋涉后从未体验过泉水的清凉，他便无法体味我的感受。

* * *

五月十三日

你问，要不要寄书给我？——亲爱的，求你看在上帝份上，别拿书籍来束缚我吧。我不愿再听任别人指导、鼓舞和激励，我这颗心已经折腾够了。我需要催眠曲，我已经在《荷马诗集》中找到无数。多少次我曼声低吟，催促我激昂的热血入眠，因为这颗心是如此变幻莫测，捉摸不定，你是从未见过的。亲爱的！你目睹我从悲哀转为狂欢，从淡淡的忧郁转为恣肆的激情，时常为我担惊受怕，我是否还需要向你细说呢？我对待我的心如同对待一个病孩，随它为所欲为。此事不足为外人道，有人会见怪我的。

① 梅露茜：传说中的湖中仙女。

* * *

五月十五日

此地的贫贱百姓已认识我，他们爱我，尤其是孩子。我和他们相识之初，曾友好地向他们问这问那。有些人以为我要嘲弄他们，非常粗鲁地把我打发了事。我并不因此感到愤慨，我只是对以往常见的现象有了最生动的体会：凡是地位较高的人对平民百姓总是采取冷冰冰的疏远态度，仿佛一接近他们就会丧失身份；至于一些漫不经心、举止轻浮之徒，却故意装出纡尊降贵的神气，使贫苦百姓更觉得他们傲慢。

我明知世人不平等，也不可能平等；但是，我总觉得那些自以为为了保持身份必须和所谓下等人疏远的人，如同害怕被敌人击败而躲藏起来的胆小鬼一样，应该受到谴责。

不久前，我来到泉水旁，看见一个年轻女仆把水罐搁在最低一级的台阶上，左顾右盼，看看有没有女伴走来帮她把水罐放上头顶。我走下台阶，望着她说：“姑娘，我来帮你好吗？”她脸涨得通红。“噢，不，先生！”她说。“别客气了。”她把头环摆摆正，我帮助了她。她道谢后一级级走了上去。

* * *

五月十七日

我结识了各式各样人物，但是至今尚未找到一个同道。我不知道我究竟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竟然有很多人喜欢我，爱慕我；我感到悲痛的是，我们仅仅一起同行了短短一段路程罢了。如果你问我此地的人怎样，我只能回答：“到处都一样！”

人类真象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多数人为了谋生，大部分时光用来干活，余暇无多，却为了这一点儿时间苦恼，千方百计设法消磨。唉，人类的命运呀！

不过，他们都是些挺好的人呀！我常常忘记自己，和他们待在一起，共享人间尚存的乐趣，坐在布置精致的桌子旁，坦率真挚地互开玩笑，逢到良辰佳日，往往结伴出游，参加舞会，如此等等，对我大有裨益；只是我难忘心中蛰伏的其他种种力量，它们全都未经使用，日渐枯萎，不得不小心地埋藏在心底。唉，这揪紧了我的心——然而，被人误解，竟是我们这类人的命运！

唷，我青年时代的女友已离开人间！唉，恨不当初未曾和她相识！——我要说：“你是个傻瓜！你是在追求尘世中并不存在的东西。”但是她曾经是我的。我感到过那颗心，那个伟大的灵魂，在她面前，我觉得自己高明了许多，因为我达到了我所能达到的极境。仁慈的上帝！是不是我灵魂中还有点滴力量尚未使用？是不是在她面前无法施展我全部奇妙的感觉？我的心就是怀着这种感觉拥抱大自然的。难道我们的交往不是由最精致的情操和最隽永的机智不断地交织而成？这种种妙趣横生的机智，即使异想天开，无不带有天才的烙印。如今呢！——她仅仅比我稍长几岁，竟已先进入黄泉。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永远不会忘记她坚定的信念和天神般的毅力。

几天前，我遇见一位年轻人V，他是个襟怀坦白的青年，长着一副讨人喜欢的脸容。他刚离开大学，并不怎么狂妄自大，但自以为比别人懂得多。我从各方面看出，他很勤奋，一句话，他学识渊博。他听说我擅长绘画，又懂希腊文（这是这地

区里的两件稀罕事物)，便来看我，把一肚子学问都掏了出来，从巴妥①谈到伍德②，从德皮勒③扯到温克尔曼④，还向我保证，他已读完祖尔策⑤的《原理》⑥第一部，并拥有海聂⑦一部关于古代文物的手稿。我听任他自吹自擂。

我还结识了一位很高尚的人，侯爵的管事⑧，一位坦率正直的人物。有人说，看到他和他的孩子们待在一起叫人从心里感到愉快。他共有子女九人，他的长女尤为人所称道。他邀请了我，我打算最近期内前去访问，他住在侯爵的一座猎庄上，离此一个半小时路程，他是在他的夫人去世后获准迁居那儿的，因为再在城里官邸逗留使他太痛苦了。

此外，我还碰见几个怪人，俗不可耐，那种殷勤亲热样子尤其叫人受不了。

再谈！这封信会合你心意的，它写的全是史实。

五月二十二日

人生如梦，前人多已有此感触，近来这种感触常在我的心

① 巴妥(abbé Charles Batteux, 1713—1780年)：法国美学家。

② 伍德(Anthony Wood, 1632—1695年)：英国考古学家。

③ 德皮勒(Roger de Piles, 1635—1709年)：法国文学家、画家。

④ 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ckelmann, 1717—1768年)：德国考古学家兼艺术评论家。

⑤ 祖尔策(Johann Georg Sulzer, 1720—1779年)：瑞士美学家。

⑥ 指祖尔策所著的《美学原理总论》(Allgemeine Theorie der schönen Künste)，这是祖尔策的主要著作。

⑦ 海聂(Christian Gottlob Heyne, 1729—1812年)：德国文献学家。

⑧ 指本书女主人翁夏绿蒂的父亲，他的真实职业是管理德意志骑士团(或译条顿骑士团)留在韦茨拉尔的产业。绿蒂实际上是他的次女。

头盘旋。我看到，人类的活动能力和探索能力受到束缚，受到限制；我又看到，为了满足种种需要，我们耗尽精力，仅仅企求延长自己可怜的生存，此外别无他求，而且，我们要对某些事物进行探索，只能通过消极的顺从才能达到，正象囚禁在牢房里，只能在墙上画些五彩缤纷的形象和明媚的景色一样——这一切，威廉呀，使我哑口无言。我回过头来探索自己，竟发现了一个世界！但这世界里也多的是梦想和模糊的渴望，缺少鲜明的生气勃勃的力量。一切东西在我的感官前面浮动，我微笑着，梦幻似地在这世界上继续走自己的道路。

小孩并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要那样，这是一切学识渊博的校长和教师一致公认的；但大人也同小孩一样，在这块土地上到处踉跄，不知自己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他们也很少追求真实的目的，同样受到饼干、糕点和鞭子的支配：此中道理虽无人愿意相信，但在我看来浅显易懂。

我乐意向你直说，因为我知道你将怎样回答我：每天象孩子一样过活的人是最最幸福的，要弄布娃娃，给它们脱下衣服又穿上衣服，一股劲儿在妈妈藏甜面包的抽屉周围打转，等到把满心渴望的东西攫到手时，塞进嘴里，两颊都鼓了起来，嚷着“我还要！”——这真是些幸福的人儿哪！还有一种人也是幸福的，他们把自己一文不值的成就甚至一时的狂热都加上富丽堂皇的标签，自称对人类的安宁和幸福作出巨大的贡献。——能够这样做的人是幸福的！但是，也有人谦逊地认清这一切会引向什么结局，看到每个知足的市民如何灵巧地把自己的小花园布置成一个乐园，也看到那些不幸的人如何不屈不挠地负着重担喘息地向前迈进，大家都盼望多看一分钟太阳

的光芒——唷，这样的人是心地宁静的，是从自己心中创造他的世界，这也是幸福的，因为他是一个人。他不管受到怎样束缚，心中始终蕴藏自由的甜滋滋的感觉，知道他随时都能脱离这个牢笼。

* * *

五月二十六日

你熟知我的脾性，喜欢找个惬意的地方造一座小屋栖居，不管那儿有多么不便。我在这里又找到一个吸引我的去处。

离城约一小时路程，有一个地方名叫瓦尔海姆^①。它座落在一个小丘上，景色十分诱人，当你走上出入村子的山路时，整座溪谷立刻呈现眼底。一位善良的女店主，已经上了年纪，和蔼可亲，供应美酒、啤酒和咖啡；最美妙的是两棵菩提树，枝叶茂盛，覆盖着教堂前的小小场地，周围有农舍、谷仓和场院环绕。我难得找到象这样惬意、僻静的去处，我从店里把小桌和椅子搬到那儿，喝着咖啡，诵读我的荷马。第一次，我是在一个明媚的下午偶然来到菩提树下，发现这儿十分寂寥。人都下田去了，只有一个四岁左右的男孩坐在地上，他的两膝之间坐着另一个半岁光景的婴儿，前者的两臂把婴儿搂在胸前，给他当一张靠背椅似的，黑眼珠左顾右盼，水灵灵的，坐在那儿纹丝不动。我被这景象逗乐了，在他们对面的一张犁上坐下，兴致勃勃地画下这幅兄弟友爱的形象。我还添上近旁的篱笆、谷仓门和几只破车轮，统统按照它们前后远近的位置

^① 读者不必费力去寻找这里提到的地方，我认为有必要把原来的真名改换了。——作者原注

画出，经过一个小时，完成一幅层次分明、趣味盎然的图画，丝毫不渗入个人想象。这加强了我的决心，今后一切都要听从大自然的安排。只有大自然才是瑰丽多采，永不枯竭的，只有大自然才能造就伟大的艺术家。有人或许更多赞成规章法令，主张墨守成法博取中产阶级社会的赞赏。信奉这种主张的人是永远不会做出卑鄙下流的事来的，正象奉公守法、循规蹈矩的人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讨厌的邻居和臭名昭著的无赖一样；但是，另一方面，不管人们怎么说，一切规章法令破坏了自然界真实的感情和真正的表现！也许你会说：“这个说法太过份了！它们只是起约束的作用，把多余的枝蔓剪去罢了，”等等——我的好友；要不要给你说个譬喻？它和恋爱相似。小伙子爱上个姑娘，一天到晚在姑娘身边磨蹭，把全部精力和财产花在她的身上，企图时时刻刻向她表示钟情。于是有个俗人，一个衙门中人，来对他说：“可爱的年轻人，恋爱是人之常情，你必须象平常人那样爱她才行！把你的时间分一部分放在工作上，休息的时间献给你的姑娘。计算一下你的财产，必要的用途以外，如有宽裕，我也不反对你送点礼物给她，只是别太频繁了，在她的生日和命名日送点礼就够了。”——如果他听从了，他会成为一个有用的青年，我可以向任何一位君侯推荐，给他个职位；只是他的爱情算完了，如果他是艺术家，他的艺术也算完了。唉，我的朋友！天才的潮流为什么如此难得涌现，如此难得汹涌奔腾，汇成洪流，震撼你们吃惊的灵魂？——亲爱的朋友，因为河岸两旁有冷静的先生们居住，他们知道提防来临的危险，及时筑堤修渠，避免洪水淹没他们的郁金香花坛和菜圃。

五月二十七日

我发觉我陷入了狂欢，唠唠叨叨，尽说些比喻，竟然忘记把那些孩子的后来的情况告诉你。我完全沉醉在画景里了，这在昨天给你的信上已经写了些片断，我在犁上足足坐了两个小时。傍晚，一位年轻妇女，臂弯里挂着一只篮子，向这两个一直没有走动的孩子奔来，老远就喊道：“菲利普，你真是个好孩子！”——她向我行礼，我谢了她，站起来，走到她跟前，问她是不是孩子们的妈妈。她说是的，一面给大孩子半块面包，把小的抱起来，亲了亲他，洋溢着慈母的温情。——“我把小的孩子交给菲利普照管，”她说：“我自己同最大的孩子到镇上去买白面包、糖和一只煮麦片粥的沙锅。”——我从盖子开着的篮子里看见这些东西。“今晚我要给我的汉斯（这是那最小的孩子的名字）熬锅粥，我那最大的淘气鬼，昨天跟菲利普争吃剩粥，把沙锅打破了。”——我问起她的大孩子，她说正在草场上赶拢两只鹅，话还没有说完，他已经蹦蹦跳跳地跑来了，把一根榛树嫩枝给了第二个孩子。我跟这位妇女又谈了一会，才知道她是一位校长的女儿，她丈夫为了去取他堂兄的遗产，到瑞士去了。——“他们要欺骗他，”她说，“不给他回信，所以他亲自去那儿了。我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但愿他没有遇到不幸。”——我一时很难离开这位妇女，给了每个孩子一枚克罗采^①，给婴儿的钱交给了妈妈，等她进城时给他买块拌汤喝的小白面包，然后我们分别了。

① 克罗采，一种铜币名。

我告诉你，我的好友，每逢我心神不宁，一看到这样的人儿，混乱的心绪便会平静下来，他们待在狭小的天地里，一天天张罗自己的生活，却过得愉快安宁，看到树叶落下，只想到冬天来了，再也没有别的想法扰乱他们的心境。

那次以后，我经常上那儿去。孩子们和我搞熟了，我喝咖啡的时候，把糖给了他们，晚上，他们分享我的黄油面包和酸牛奶。星期天，他们总会得到我的克罗采，如果我祷告后不去那儿，便托女店主代给。

他们跟我很亲热，什么话都对我说，村里有更多的孩子聚拢来的时候，他们那种天真地流露出来的热情和欲望，尤其使我高兴。

那位妈妈生怕他们打扰我这个上等人，为了消除她的忧虑，我倒费了不少气力。

* * *

五月三十日

前几天我谈到绘画的那番话，对诗歌艺术也同样适用，只是要懂得此中三昧，大胆说出，要言简而意赅。今天我见到一个景象，如果维妙维肖地描写出来，倒是世界上一首最美的田园诗；可是为什么要谈到诗歌、景象和田园诗？难道必须把它精雕细刻，才能享受大自然的风光？

如果你从这段开场白里期待我有什么宏论、高见，那你是再次上了大当；引起我这么浓厚兴趣的，不过是个年轻的庄稼汉罢了。——我要照常直说，我想你也照常会说我言过其实，这件稀罕事儿又发生在瓦尔海姆，总是在瓦尔海姆。